

# 柏拉图《蒂迈欧篇》中关于空间的一段讨论

王 惠

(清华大学建筑学院)

早在宇宙生成之前就已经有相互分离的三类：不变者、空间(χώραν)和生成者。当生成者的抚育者，变成像水一样的、像火一样的，接收了土和气的性质，又获得了随之而来的所有属性，就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现象。但因为充盈着既不相似又不均衡的多种力量，它的任一部分都无法达到平衡。当它被这些晃动时，就会不规则地朝各个方向摇摆，而它的摇摆又会反过来晃动它们。当它们受到推动，就会不断地飘向各处，一些在这里，另一些在其他位置，就这样彼此分开，犹如被扬谷机和其他脱粒工具所晃动和筛选的谷粒一般，被扬出去又落下来，密的重的在一边，疏的轻的则在另一边。四种东西那时便以这种方式被容器(δεξαμενής)晃动：它自身像摇摆的器具一样振荡，将最不相似的分散得最远，而将最相似的聚集在同一区域的最近处。由此，甚至在有序的宇宙从中生成之前，这些不同的东西就已经占据空间的不同区域了。

——柏拉图，《蒂迈欧篇》(Timaeus)，52d~53a<sup>①</sup>

尽管在现当代建筑话语中，“空间”已经成为被讨论最多的语词之一，但其与建筑理论的关系原本并不是那么密切，主要是因为19世纪末德语系建筑师的引介，其才从哲学进入建筑理论体系。<sup>②</sup>关于空间的哲学论述最早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。如此，西方古代哲学文本或能为建筑空间的讨论提供必要的补充，如在柏拉图的晚期对话录《蒂迈欧篇》中就有多处关于空间的讨论。

《蒂迈欧篇》是柏拉图借蒂迈欧之口讲述宇宙生成的著作。对话设定在泛雅典娜节当日，首先由苏格拉底回顾前日关于理想城邦的议题。在克里提亚简述大西岛的故事后，天文学家蒂迈欧应邀讲解宇宙和人类的起源。上面这段引文正是其对宇宙生成之前状态的阐释。正是在这个片段中，柏拉图提出在不变者和生成者之外还有第三类——空间，并以“容器”作比，将原初的火、水、土、气置入其中。按照柏拉图的解释，宇宙虽尚未生成，四种东西却先已拥有了部分自身性质，因此容器之内是不均衡的，各部分的不规则晃动继而带动容器振荡，最终促使四种要素各占一处。

不同于牛顿物理学中匀质、恒定的绝对空间，柏拉图的空间体现了一种能动性。在柏拉图看来，“容器”并非静态的、仅作承载之用的器具，更重要的是能导向一种秩序，而振荡正是其作用方式。当空间具有了振荡的能力，便能如簸扬谷粒的扬谷机一般，使原本冲突、混乱的诸要素依疏密轻重不同而各正其位，空间由此就获得了秩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种观点下，空间的秩序并非是外界强行施予的，而是由其自身运动导致的自然结果。因此，秩序可以说是空间自身活动的产物，可以被视为空间自身的性质。四种东西起初就疏密有别、轻重不均，这种非匀质性蕴藏着运动的潜能，能促使其回归各自本该在的位置。空间的振荡使得四种元素各就其位，因此空间自身就具有引导性和规范性，具有导向有序的倾向。而此后造物主再赋予其形(εἶδεσι)和数(ἀριθμέω)，只是使这个秩序更为精确罢了。这是古希腊时期一种特殊的空间秩序观念。空间被不同事物填满，不留空隙，每个事物在其间都有自己固有的位置。它们各有其自性，有自己的目的和价值，唯有万物各归其位，空间才能和谐而有序。

如果我们接受《蒂迈欧篇》的空间观，便不难理解路易·康(Louis I. Kahn)以容器类比建筑的意图。在1959年CIAM奥特洛(Otterlo)会议的演讲上，康提出：

在营造建筑的过程中，它必须已经是服务者，服务于我所谈到的那些——它的音质、它的光线和它的温度控制；建筑必须已经是这些服务者的容器。<sup>③</sup>

在康看来，服务空间与被服务空间各有其固有的特性，只有当它们处于各自的位置，建筑才能回归秩序。他同样在强调空间内在固有的秩序。这或许可以看作是《蒂迈欧篇》的空间观念在建筑理论中的一种体现。

① 笔者译自 PLATO. Plato: Complete Works [M]. Indianapolis: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, 1997: 1255.

② FORTY A. Words and Buildings: 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[M]. New York: Thames & Hudson, 2000: 256.

③ KAHN L I, LATOUR A. Louis I. Kahn: Writings, Lectures, Interviews [M]. New York: 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, 1991: 90.